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拉丁美洲
中篇小说选

赵德明编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中篇小说选

赵德明编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周 非

封面设计: 张守义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中篇小说选

赵德明 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 字数: 500,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22-01922-7/I·524 定价: 23.1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承东
孙成敖
沈石岩
林一安

刘习良
孙家孟
范维信
赵振江

刘存沛
李德明
张广森
赵德明

许 铎
杨仲录
林 光
施永龄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编 者 的 话

云南人民出版社根据《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的总体要求，委托我来担任拉丁美洲中篇小说卷的选编工作。

本卷的编选将力图依循出版者所规定的宗旨，即：“在数量众多的拉美中篇小说中，选择一定数量在艺术上确有特色的优秀之作（包括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作品），供我国文学创作者学习、借鉴，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当有益于“丰富我国读者的文化生活、推动我国中篇小说的创作”。此外，由于根据个人的好恶和美学趣味来编选小说集，难免带上倾向性。这一卷拉美中篇小说选便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一、偏重于当代题材的作品。所选的六部小说中，《地道》、《造船厂》、《金卡斯之死》、《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佩德罗·巴拉莫》均为当代优秀作品，只有《蓝眼盗》是19世纪墨西哥浪漫主义小说中的名作。

二、偏重于不同文学流派的选材。按照文学流派挑选作品是这一卷的又一倾向，如前所述，《蓝眼盗》是19世纪墨西哥浪漫主义小说中的名作；《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得意之作，虽然这位作家以其

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闻名于世，但是也能出色地掌握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技巧，《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巴西著名作家若热·亚马多是以社会主义表现手法蜚声欧美文坛的；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是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轰动拉丁美洲的；心理现实主义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运用这一表现手法取得成功的，在拉丁美洲也不乏其人，这里选进的《地道》和《造船厂》就是属于这一流派的优秀作品，但是这两部小说之间还有许多不同，可谓各有千秋。之所以选择上述几种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就是试图让我国读者了解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的多样性。秘鲁著名作家、第41届国际笔会主席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多样性是我们拉美文学的财富。”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笔财富吧。

三、偏重作品的艺术性。拉丁美洲文学的多样性不仅反映在艺术手法上，而且更多地反映在思想内容上。许多优秀作家以表现社会重大问题为己任，如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社会黑暗，批判阶级压迫等等，并且以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类作品大多是长篇小说，如《百年孤独》、《世界末日之战》、《绿房子》（又译《青楼》）、《阿尔特米奥之死》等，它们大多已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在我们接触到的中篇小说中，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佳的为数不多，但艺术性强、思想性一般的却很有几部。本书选择的六部作品，它们的艺术技巧都有独到之处，如《佩德罗·巴拉莫》中现实与梦幻的巧妙结合，《金卡斯之死》的人物刻画，《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白描手法，《地道》和《造船厂》中的心理描写，都是艺术家的大手笔。我们想把这类作品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可以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提高艺术欣赏水平。至于思想内容，我们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

为了加深对这六部中篇小说的理解，我们认为有必要介绍

一下 20 世纪拉丁美洲小说的概况和基本特征。

一、20 世纪拉丁美洲小说概况

进入 20 世纪以后，拉丁美洲小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继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后而到来的，时间在 1924 年至 1930 年之间。主要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是：玛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代表作《在底层的人们》；马丁·路易斯·古斯曼（1887—1977），代表作《鹰与蛇》和《魁首的阴影》；阿尔西德斯·阿尔盖达斯（1879—1946），代表作《青铜的种族》；何塞·埃乌斯塔西奥·里韦拉（1889—1928），代表作《漩涡》；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代表作《堂娜芭芭拉》；贝尼托·林奇（1885—1951），代表作《佛罗里达的鹰》和《挖骨头的英国人》；里卡尔德·吉拉尔德斯（1886—1927），代表作《堂塞贡多·松勃拉》。

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农村题材占据重要地位。《在底层的人们》描写的是被压迫的贫苦农民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的故事；《鹰与蛇》叙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潘乔·比利亚革命队伍的丰功伟绩；《青铜的种族》讴歌了印第安农民不堪庄园主的侮辱与压迫奋起反抗的斗争精神；《漩涡》则通过一对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逃入原始森林后的所见所闻，描绘了橡胶园内庄园主对雇工的野蛮暴行；《堂娜芭芭拉》以一个大牧场主堂娜芭芭拉的失败，预示了拉丁美洲庄园主势力的必然没落；林奇和吉拉尔德斯的主要作品都是描写潘帕大草原上加乌乔牧民的生活。

从创作手法上看，第一个发展时期的作品多属现实主义，

作家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这个时期被称为“地域主义文学”，因为它虽然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却以描绘拉丁美洲这一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物而见长。它的贡献在于，作家以反映拉美地区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塑造了一大批独具拉美特色的艺术形象，从而开创了拉丁美洲民族文学的先河。

第二个发展时期是从1930年开始的，到50年代末为止。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这时期拉美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从文学本身说，欧洲先锋派的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是这一时期拉美作家追随的榜样。但是，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并且颇有建树的也大有人在。属于前者的代表作家有爱德华多·马列亚（1903— ），主要作品有《一种阿根廷激情的历史》和《靠近死河的城市》；雷翁波尔多·马雷查尔（1900—1970），主要作品有《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主要作品有《这个世界的王国》、《消逝的脚步》、《启蒙世纪》、《方法的根源》等；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主要作品有《总统先生》、《玉米人》、《强风》等；阿古斯丁·亚涅斯（1904—1980），主要作品有《在洪水边缘》、《慷慨的大地》、《贫瘠的土地》；霍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主要作品有《交叉小径的花园》、《阿莱夫》、《死亡与罗盘》等。属于后者的代表作家有乌斯拉尔·彼特里（1906— ），主要作品有《红色的长矛》；霍尔赫·伊卡萨（1906—1983），主要作品有《瓦西蓬戈》；西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主要作品有《广漠的世界》；若热·亚马多（1912— ），主要作品有《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

地》、《饥饿的道路》等。

第二个发展时期的作品，已从重点描写农村生活转向城市，尤其描写中、下层人民的精神苦闷；孤独、彷徨、耽于梦幻成为时髦的题材。弗洛伊德学说、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大为流行。但是，拉丁美洲的现实不同于欧洲和美国，外部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内部军事、政治寡头的专制统治以及大庄园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成为束缚拉美各国独立与繁荣的桎梏。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作家“不能闭上眼睛，他们必须以文学为武器，同贫穷、落后、压迫和剥削做顽强的斗争，争取社会和文学的双重解放。”（引自玛利亚·埃德麦·阿尔瓦雷斯《墨西哥与西班牙美洲文学》，1977年，墨西哥博鲁阿出版社出版，第494页。）

从创作手法上看，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受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许多作品的结构从传统的单线结构转为复线结构；从传统的自然时序转为“心理时间”，即任意颠倒和混合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处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上，改变了传统的作品中一定要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而代之以三位一体的“见证者—叙述者—主人公”，即书中的每个人物并不知道他人的行为，他只负责披露自己的心声和意识活动。读者的地位从被动的接受者转为积极的“参与创作”，即需要读者去猜测和探究人物的心理，并且重新编织故事情节。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语言方面的。许多作品受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影响，放弃了地域主义文学中的方言土语，放弃了传统小说中表现理念的逻辑性很强的常规语言，而代之以表现潜意识、梦幻、偶感的支离破碎的内心独白、呓语和梦话。

但是，拉丁美洲的社会生活与欧洲大不相同，作家不得不正视现实。卡彭铁尔在欧洲生活期间虽然接受超现实主义的影

响，但是提笔创作时却无法忘却黑人的艰难处境；亚涅斯虽然在《在洪水边缘》中使用了意识流手法，但他描写的对象却是墨西哥大革命前的芸芸众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虽然吸收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他却表现的是对军事独裁的谴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玛雅—基切文化的神话传说巧妙地通过超现实主义手法加以表现。马雷查尔可谓深受西方先锋派文学的影响。他在《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中也不得不描写大城市里下层群众那地狱般的生活。因此，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第二个发展时期虽然在结构、语言和技巧上发生重大变化，拉美作家仍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第三个发展时期是从 60 年代开始的，到 70 年代初截止。文学评论界称之为“拉丁美洲新小说”，出版界和读者则称为“爆炸文学”。在美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于 1979 年 10 月召开的拉丁美洲新小说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同意以下的结论：

“始于 1964 年结束于 1973 年的‘拉美新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是时代的产物，因为 60 年代是变革的时代、迅速现代化的时代。在拉丁美洲，生产飞速发展的同时，人口剧增、中小资产阶级壮大、教育事业得到发展，这些因素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与会学者认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代表人物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何塞·多诺索、加布里埃拉·因方特、莱萨玛·利马、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埃尔奈斯托·萨巴多、罗亚·帕斯多斯。”但是，有些与会学者认为，“‘爆炸文学’不仅仅是少数代表作家的问题，而是 60 至 70 年代拉美各个国家的文学创作中普遍发生的现象，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以上引自《爆炸文学与书籍市场》达维德·毕尼亚斯等，1981 年，墨西哥前进

出版社出版，第 289 页。《会议总结》，艾利莎白特·加尔莱斯撰文。)

拉丁美洲新小说的作家们仍然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己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家长的没落》里，巴尔加斯·略萨在《‘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罗亚·帕斯多斯在《我，至高无上者》里都对军事独裁政权和帝国主义的控制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和揭露；富恩特斯在《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中对依靠外国资本发迹的阿尔特米奥的嘲讽，科塔萨尔在《踢石戏》中对侨居巴黎的阿根廷人的不幸遭遇的哀叹，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在《造船厂》中对人们尔虞我诈的批评，都总是与拉美的现实生活密切相连的。这是因为拉美各国的社会特点和历史任务决定了拉美文学必然要反映社会现实并为之服务，而不会像欧洲作家那样专注于描写“自我”。

在创作手法上，新小说的作家们比第二个发展时期的老作家们掌握了更多、更新的表现技巧。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各种手法名目繁多，形成群芳斗艳的局面。尤其是较好地解决了主客观世界相结合的问题。超现实主义认为，只有人的潜意识的自然流露才是真实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强调描写客观世界，作者应该尽量将自己隐蔽起来。拉美新小说家则认为，主客观世界中间并不存在着鸿沟。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指出：“在现代作家眼中，‘现实’的含意不仅包括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包括了人们的所想所梦。”也就是说，拉美作家不认为人们的梦幻和理想是可以游离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之外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往往把荒诞、梦幻和神话制成光怪陆离的彩衣，这样穿在现实生活的身上，便显出了惊人的魅力。

但是，进入 80 年代的拉美新作家，已对这身彩衣不满，他们认为它容易“隔断读者与作者的交流”，“有偏离现实主

义道路的危險”。鉴于此，文学评论界推测：“80年代的拉美文学正走在回归现实主义的路上。”（以上引自《爆炸文学与书籍市场》，第308页。）

二、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的基本特征

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的三个发展时期表明：

1.“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拉丁美洲造就出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他们写出了数量多、质量高的作品，其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拉丁美洲的范围，从而跨入了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引自西班牙教育部国立函授教育大学何塞·阿·埃斯卡彭代尔等《西班牙美洲文学史》，1977年，函授教育大学出版社，第25讲第6页。）

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是这样估价自己的文学成就的：

“当代拉丁美洲小说传遍了世界。欧洲和美国大量翻译我们的文学作品，他们的评论家十分注意这些来自从前以动乱和风景优美而闻名于世的国度的书籍……聂鲁达的诗歌感动了纽约和伦敦的青年听众。阿斯图里亚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拉丁美洲文学不仅在西葡语国家而且在世界文坛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引自《西班牙美洲文学史》，1977年，函授教育大学出版社，第25讲第12页，乌拉圭评论家、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爱弥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卡尔的话。）

秘鲁文学评论家艾斯杜尔多·努涅斯是这样估价当代拉美文学成就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拉美文学中模仿欧洲的倾向十分明显，但是现在已不存在，因为新大陆上发现了自己的创作天才。……拉丁美洲一向具有发人深省的特点。不过在

20 世纪之前，这一特点总是由欧洲人来发现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从美洲的社会结构中发现了形成他们新思想的基本因素；洪堡和达尔文在美洲找到了他们新理论的根据。但是，今天，美洲给人以启发和刺激的特点，是由美洲自己的代表加以披露的。如今，西班牙从美洲得到改革语言、诗歌和小说的动力；拉丁美洲的小说成为欧洲作家得到启示的源泉。孟德斯鸠曾经预言：‘新大陆进入光明之日，旧大陆便将沦入黑暗之时。’幸亏这一预言仅仅兑现了一半：美洲已进入光明之日，旧大陆并未沦入黑暗之时。”（引自艾斯杜尔多·努涅斯《世界文学中的拉美文学》一文；《从文学看拉丁美洲》，1980 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第 7 版，第 120 页。）

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论述拉美小说的成就时，也将拉丁美洲同欧洲做了对比：“现在可以这样说，当欧洲有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桑托斯·乔卡诺（1875—1934，秘鲁现代主义诗人）和里维拉（1889—1928，哥伦比亚小说家，长篇小说《旋涡》的作者）的大名几乎不感兴趣。但是，如今欧洲只有罗伯—格里耶（1922—，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和萨洛特（1902—，法国新小说派的先驱者），他们怎能不把目光转到国界之外去寻找更加有趣、更加生动、更加提神的作家呢？请诸位找找看，近年来的欧洲文学中，有可以同科塔萨尔相比的作家吗？有可以同《光明世纪》相比的优秀小说吗？有可以同秘鲁诗人卡洛斯·赫尔曼·贝里相比的青年诗人吗？没有。欧洲文学正经历着可怕的、描写琐事的危机，而这种情况大大有利于拉美作家在欧洲的传播。”（引自 1966 年 10—11 月第 1 期《马尔赫恩》杂志。）

2. 在不断地变革中前进。

从 20 年代——40 年代——60 年代三个发展时期可以看出，拉美小说不断地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而变化自己

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地肯定和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不断地否定和扬弃文学遗产中的糟粕。20年代否定了现代主义的悲观忧郁，40年代否定了先锋派过多表现“自我”的成分，60年代则否定了40年代的简单化和公式化；但是与此同时，各个发展时期又都继承和发扬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对此，拉美作家是这样认识的：“文学和语言的变化并非主观随意的发明，而是时代的产物。比如，当代作家正是考虑到今天拉美世界的复杂性才决定冲破文学语言的单一性。”（引自鲁本·巴莱伊罗·萨基尔《多种文化的融合》，第31页。）

以60至70年代的新小说为例，无论题材的广泛性与思想的深刻性，还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都远远超出了以前两个发展时期。震动拉丁美洲和西方文坛的《百年孤独》，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五代人的遭遇，从而反映了哥伦比亚的政治、历史以及神话、传说、宗教习俗，形成幻景和现实交织的画面。作者在表现这一主题时置上述历史事实于神话史诗般的气氛之中，而以丰富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打破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界限，使人物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从而摆脱了传统小说的手法，特别是在描写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时，使人物的思想超出具体的日常生活，获得升华，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作者善于把现实与幻想、直描与隐喻、写实与夸张、严肃与嘲讽相结合，通过奇谲多变的情节、重复出现的结构，加上民间传说与神话中的鬼怪幽灵穿插其间，便创造出一个并不失真的“神话”世界。再比如获得多项国际文学奖的《绿房子》，概括了本世纪20年代以来整个秘鲁北部长达40年的社会生活。皮乌拉城由一个落后的土镇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森林地区仍然是原始生活，仍然是国内外冒险家活动的舞台。他们勾结官府，占岛为王，杀人越货，对土著民族进行掠夺和剥削，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拉美30年代土著主义作家们

的作品，但《绿房子》的容量更大，所揭示的主题也更为深刻，它涉及了整个秘鲁北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自孙家孟译《绿房子》，《前言》第2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巴尔加斯·略萨的这部长篇小说所使用的表现手法也是“非传统”的，即在叙述者、语言、故事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做了大胆的改革。《绿房子》没有一个按照“客观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而是由五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并非独立存在、一气呵成，而是同其他故事片片断断地交叉在一起。初读起来，似觉茫然，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五个故事都通向“总干渠”，作者称此法为“连通器法”。在语言方面，作者又吸收了意识流的方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独白。由于巴尔加斯·略萨大力经营对小说结构的变革，故被评论界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师”。再比如《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描写一个墨西哥新闻界的大资本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一生，他临死前在病床上回忆自己如何从没有父母的孤儿成为革命军队的军官，后来又成为地主，投身政治活动，终于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从而反映了墨西哥社会从民主革命到现在这一长时期的广阔场景。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在书中运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回忆和梦境的补充、独白和录音的反复等新的手法，丰富了拉美新小说的表现力。

从以上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不断地探索新技巧以反映新现实的主张下，拉美作家无论从作品的思想深度、题材的广泛和时间的跨度上，还是表现技巧的创新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3. 善于学习善于创新。

在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作家注意学习世界文学大师的经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德、巴尔扎克、福楼拜、普鲁斯特、吴尔夫、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

都给拉丁美洲小说的发展以重大影响。但是，拉美作家善于博采众长，另辟蹊径。古巴著名文学大师卡彭铁尔说：“我觉得为超现实主义效力是徒劳无益的。我不会给这个运动增添光彩。我产生了反叛情绪。我感到有一种要表现美洲大陆的强烈愿望，尽管还不清楚怎样去表现。……因为我有一种模糊的意念：我的作品将在这里展开，将带有浓厚的美洲色彩。我用了八年的时间研读有关拉美的材料。我说过，我离开了超现实主义，因为我觉得不会为这个流派做出贡献。但是，对我来说，超现实主义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教会了我观察以前不曾注意到的拉美现实生活的结构及其细部。”（引自卡彭铁尔《一个巴罗克风格作家的自白》，古巴国立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第32页。）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欧洲的文学流派对于拉美文学起着怎样的借鉴作用，同时更说明了拉美作家对外来文学决不生吞活剥、一味模仿而是要借他山之石攻玉的态度。危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亚斯进一步道出了拉美作家另辟蹊径的原因，他说：“在我旅居巴黎的那些年代里，我看到许多欧洲作家描写巴黎和凡尔赛宫。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写美洲才是我的特长和义务，我总感到美洲生活一定会引起世界的兴趣。我确信，拉美未来的作家一定会找到更出色、更有效、更具特色的方式来表现我曾经表现过的事物。我认为，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写作只不过是生活经验传播下去……只不过是描绘我们伟大的时代，我们只不过是这一时代的代言人。”（引自《我们的作家》，南美出版社，1975年第6版，第53页。）时代造就了一批优秀作家，时代促使作家去描写它，成功的作品又加快了时代的脚步。

4. 20世纪拉美小说家的社会地位。

走在争取民族解放大道上的拉丁美洲作家，总是以反映社会生活、推动历史前进为己任的。“没有一位重要作家和作品是